引　子

《圣卷》之一

五千个千日之前,上帝产下了八个创世之蛋。它们孵化,世界由此诞生。

第一个蛋产生了水，上帝让水沿着巨大的圆周循环流动，水汇成了大河。

第二个蛋产生了土地本身，上帝让土地漂浮在大河上。

第三个蛋产生了空气，上帝让空气流动在除了水和土地之外的所有地方。

第四个蛋产生了太阳，光和热的源头。

第五个蛋产生了恒星、行星和月亮，上帝让它们高挂在天空。

第六个蛋产生了花、树、蔬菜和根茎，以及植物的其他一切组成部分。

第七个蛋产生了以植物为生的动物，包括铲嘴、雷兽、角面和甲壳背。从第七个蛋中还产生了鱼、蜥蜴和生活在水中的贝类。

从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蛋中，产生了食肉的巨兽，有恐爪兽、黑死兽、奔跑兽和尖齿颚，等等。

八个蛋都孵化了，但上帝仍然没有满足。她还需要别的，能够思考和祈祷的生命。沉思许久之后，她咬掉自己的左臂，让它掉落在地。从残肢处淌下的鲜血使土地变得肥沃，左手手指从手掌上断开，每根手指变成了最初五名伟大而骄傲的猎手中的一个：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巴尔、梅克特、卡图、霍格和贝尔巴。五位强壮、勇敢、聪明的女性。上帝对这五位猎手很满意，她看着她们在大地上四处狩猎。

但猎手们自己却不满足,她们开始向上帝祈祷:“你产下了创世之蛋,”她们说:“我们同样希望能够下蛋,拥有创造的能力。”

第一次，大地震动了。最初的五位猎手的无礼使上帝震怒了，但是随后,她展示了仁慈:“只有我能独立创造,”她说道:“但我会赋予你们与他人合作创造生命的能力。”上帝再一次作出牺牲，咬掉自己的右臂。同样地，断臂掉落在地，流出的鲜血使大地变得更为富饶。它的五根手指变成了另外五个昆特格利欧。这些昆特格利欧与原来的五个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男性，每个人承担了不同的任务：瓦科夫是最早的探险家；达古成为第一个医治者；塔库德，第一个学者；乔斯塔克，最早的手艺人。为了让其余的人能严格服从上帝，第五根手指变成了圣人德图恩，第一位祭司。

曾经是上帝手指的十位昆特格利欧结合了,产下了五窝蛋,每窝蛋有八个。但是，上帝说，如果让所有的蛋都活下来，大地很快就会挤满昆特格利欧。因此，她指派梅克特负责吞下八个新孵出生命中的七个，于是梅克特成了第一个血祭司。

但是随即，鲁巴尔宣布某一片土地属于她；卡图则说，某片土地是属于她的；梅克特也划出了属于她自己的土地；同样地，霍格也宣布对某片土地有专有权；贝尔巴也声称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随后，男性们以同样的方式瓜分了剩余的土地。

上帝愤怒了，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但为了制造五个女性和五个男性，她已经牺牲了自己的手臂。在手臂再生之前，她什么也做不了。

第一章

弗拉图勒尔省

他们中的一个即将死去。

托雷卡，陆地地质勘探队的队长，纯粹是出于偶然才看到了这场对峙。

他正在悬崖上工作，作业面位于悬崖高度的十分之九处，就在书签层的下方。他在寻找化石。

和往常一样，托雷卡没能发现什么。他的鹤嘴锄已经在白垩层紧下方的灰色页岩上刨了无数下 每刨一下,除了石头之外,什么也发现不了。这是个累人的活计，因此他决定休息一会儿。他把自己牢牢地固定在一道岩石缝隙里，随后从一个被他用作水壶的铲嘴膀胱中喝了口水。他侧过身来看着悬崖外面。他脚下的崖壁高高耸立，距地面足有一百步之多。但在许多地方，崖壁仍然有一定的倾角，攀爬起来还不算十分困难。在岩石不能提供足够支撑的点位上，他的勘探队员已经支起了由登山绳编成的网。

悬崖底部是一小片沙滩，沙滩之外是灰色的波涛，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波涛上方很远的地方，只见一只很大的翼指在盘旋飞动，毛茸茸的铜色翅膀在紫色的天空中很是扎眼。今天的天空中没有云彩。太阳像个小小的白色圆盘，挂在距天穹顶点的一半处。朝天空放眼望去，天空还能看到三个黯淡的月亮。

托雷卡的眼睛向下看去。

他的勘探队由八名昆特格利欧组成。他能看到其中的两个此刻正在下方远处的沙滩上。他们太小了，几乎无法分辨，好在他们的绿色皮肤与米色的沙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勉强能分辨出离他较近的那位的四肢与尾巴，另一个就看得不怎么清楚了。

他们俩之间的距离近得吓人，可能只有五六步远。

托雷卡用一只手在眼睛上搭起凉棚。他们移动的方式有些奇怪——

上下跳动着——

震惊之下，托雷卡的爪子弹了出来。他用手拢住鼻口，大声喊道："不要！"

他们听不到。风刮走了他的声音。他开始沿着崖壁匆匆向下攀爬。这么一来，他变成了背对他们，因为他得看着岩石，寻找落脚点。

勘探队的其他成员在哪儿？要么在别的地方发掘，要么就是看到这场地盘争斗，已经跑开了，免得自己受惑于跳动的躯体，也跟着有节律地上下跳动起来……

托雷卡迅速地向下爬着，爪子抠出了一粒粒的岩石碎片。他来到一条狭窄的岩石缝隙跟前，开始沿着覆盖在缝隙表面的粗绳网向下爬。他已经下到了悬崖的半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那两位了。

离他较近的那位是戴尔帕拉丝，一个中年女性。在这个距离上看过去，她仍然显得太小，除了那根独特的蓝橙双色饰带，根本无法根据她的体型特征来辨别她。她的躯体向前倾着，尾巴明显地抬离了地面。以臀部为轴，她的身体在不停地一起一伏。

快点，她们随时会咬断对方的喉咙。托雷卡还是略微停顿了一下，让自己有时间再次喊出："不要！"但是，要么是大风仍然阻挡了声音的传递；要么是她们已经深深陷入"达加蒙特"[1]的疯

[1]指昆特格利欧恐龙被杀戮欲望所控制的疯狂状态。

狂之中，什么都听不到了。

他已经爬到了绳子末端，开始沿着岩石表面向下爬。三趾脚上强有力的爪子在岩层间的缝隙中寻找支撑点，尾巴垂在身后，是个沉重的拖累。快，顾不上那么多了——

托雷卡失足了。幸好崖壁表面有足够大的斜度，他没有直接摔下去，而是腹部着地向下滑了下去。岩石擦伤了他腹部的浅色皮肤，撕开了他的地质勘探皮饰带上纵向排列的许多口袋中的两个。他疯狂地四处乱抓，想要找个着力点，但下滑仍在继续，腹部擦在岩石上，皮肤被撕开——

又碰到了登山绳。他伸出左手，五根手指抓住绳索网。下滑顿时停止了。但他觉得左臂快从躯干上扯断了。他匆匆看了一眼腹部：擦伤很严重，不过，只有一两处伤口在流血。这实在太糟了：如果擦伤的地方流血，经过血液流动的清洗，可能伤口还会干净一点。

他发疯一般顺着绳子向下爬，脚在由米色绳子相交而成的正方形空洞内寻找着支撑。他再次看了看那两个勘探队员，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戴尔帕拉丝竭尽全力大吼一声，整个身体向前跃去。她的嘴巴张得很大，露出了锯齿状的白色牙齿。

另一个昆特格利欧——托雷卡现在已经下降得足够低，认出那是斯拜尔顿，一个比戴尔帕拉丝稍年轻点的男性勘探员——想躲避撕咬，但是戴尔帕拉丝轻易地咬住了他的肩膀，撕扯下一大片血淋淋的肉……

托雷卡又转过身，飞快地向下爬完剩余的一段悬崖。他粗重地喘息着，声音压过了浪涛拍岸的声音，压过了他自己的心跳声和风声。

终于，他踏上了地面，向两个正在厮打的昆特格利欧跑去。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抱在一起，就像是个巨大的绿色的球，尾巴和四肢向各个方向伸出。托雷卡的脚拍打在沙地上，尾巴在他身后飞扬。雨水和飞溅的浪头使沙滩湿漉漉的，奔跑起来非常困难。

他刚才看见的那只铜色的翼指（也可能是另一只长相相近的），在两个昆特格利欧的上方高高盘旋，耐心地等待着享用即将到嘴的新鲜肉食。托雷卡向前冲去。

“停下来！”

如果托雷卡能缓过气来，他肯定会喊出这几个字。但事实上，这声音不是他发出的。在那儿，在厮打的昆特格利欧身后，是大个子格里波罗，另一个勘探队员。“别再靠近了！”她喊道，“你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发疯的！”

托雷卡没有理睬她，继续向前飞奔，胸腔因为狂奔而疼痛不已。还有四十步……

斯拜尔顿已经占据了主动，把戴尔帕拉丝打翻在地。他对着她脖子的后方咬过去，那是足以致命的一击……

地盘争斗本能。不断接近的同时，托雷卡诅咒着这个词。地盘争斗本能引发的疯狂。到目前为止，戴尔帕拉丝和斯拜尔顿已经在一起工作了一个千日左右，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其中一位走得太近，侵占了另一位的地盘。于是，古老的本能和野蛮开始发作。上下跳动；露出牙齿；身为男性的斯拜尔顿或许还憋足了气，让喉咙处的赘肉变成红色的肉球；随后——

文明的外衣被扒去了，在本能的怒火下消融得无影无踪。爪子从鞘中弹出，视野变得模糊，理性思维淹没在体内不断升温的愤怒之中——

搏斗即将结束。戴尔帕拉丝就地一滚，刚好避过斯拜尔顿那一咬。接着她猛地一甩尾巴，扫在他脑袋侧面，正在耳孔上方。斯拜尔顿侧身倒下，鼻口重重地撞在湿沙地上。戴尔帕拉丝两手撑

地，站了起来。她再次张开大嘴，锋利的白色牙齿上粘着点点深红色的血迹。她灵活的脖子向下弯曲，肌肉凸起，准备发出致命的一击——

“不!”托雷卡大喊。他终于赶到了。搏斗双方脚下的沙砾已经被鲜血凝成了一团一团的。戴尔帕拉丝抬头看了看，表情困惑不已，震惊之下，暂时摆脱了达加蒙特的疯狂。但紧接着，她重新转向倒在地上的斯拜尔顿，张开大嘴——

托雷卡猛一伸手，抓住她的肩膀。“快停下来!”身体的接触使她大吃一惊——他能看到她的内眼睑在乌黑的眼球外围不断眨动。他把她拽到一边，另一只手臂抓住她的另一边肩膀，拼命摇动着她。“停下来!”

她的嘴仍然张开着，整个鼻口仿佛是一具插满匕首的杀戮机器。她面对托雷卡，头向侧面一扭，准备在他的鼻口或是脖子上猛咬一口，将他撕成碎片——

“停下来！”托雷卡叫喊道。

在他们身后，斯拜尔顿站了起来。他的左臂软绵绵地垂在肩膀上，几乎被戴尔帕拉丝咬断了。他张开嘴，准备从后面干掉戴尔帕拉丝，但他蹒跚了几下，嘴巴松弛下来，无力地半张着，眼睑也闭上了一半。紧接着，他软绵绵地倒在了戴尔帕拉丝身旁。

戴尔帕拉丝对眼前这一切视而不见，她的嘴猛地向前咬去，但托雷卡却做了个在地盘争斗本能中从未见过的动作。他向后退了几步，跳动着躲开了攻击。她巨大的头部没能接触到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身体跌跌撞撞地向前栽去。托雷卡从她的侧面冲了上来，双手交握，形成一根粗壮的棍子，就像甲壳背尾巴上的节，猛地一挥，砸在她的肩膀上。她再也站不住了，一头倒在了沙滩上。上方的翼指发出一声尖叫，但戴尔帕拉丝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只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托雷卡跳到她的背上，压住她。他赌了一把：斯拜尔顿不会及时醒来，攻击自己的后背——他实在不能让他们再厮打下去。

戴尔帕拉丝想从沙滩上爬起来，但她的力气已经用尽。托雷卡仍然压着她不放。

确定疯狂过去之前,他不能放开她。终于,她开始说话了,声音十分嘶哑。“你怎么……”

说呀，戴尔帕拉丝，托雷卡暗自想着，对我说一句完整的话。快结束吧。

“你怎么,’她又开口了,后半句话过了一会儿才出口‘做到的？”他放开了她。她想站起来，但由于太累，或是受伤太重，她做不到。震惊之下，她的内眼睑快速地眨动着。托雷卡从她身上起来，他看到她的爪子已经缩回鞘中。

“你怎么做到的？”她再次问道。

他走向仍然侧躺在地上的斯拜尔顿。他手臂上的破损处已经大多愈合了，但仍有少许鲜血渗出。他的呼吸很急促，但还算均匀，属于晕倒时的正常呼吸，而不是达加蒙特疯狂之中的那种大喘气。

“怎么做到的?戴尔帕拉丝又问了一遍,她仍然虚弱得无法站起来，“你怎么没有卷进地盘争斗？碰我时连爪子都没伸出来？”

托雷卡弯下腰，查看着斯拜尔顿的伤口。他保持这个秘密已经很久了，现在也不想解释。

第二章

观察者的冥想

宇宙生生死死，循环不已。

我是上一轮生命循环中惟一的幸存者，来自现在这个宇宙之前的那个宇宙。在上个宇宙终结之前的无数个千年纪，我的肉体早已消失。那个宇宙最终坍塌成畸点，随之而来的大爆炸产生了最近这一轮次的万物。由于我的远见、决心，加上运气，我的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保留了下来。

这是一种放肆。试问，谁有权利比宇宙活得还长呢？我的放肆显然会遭到惩罚。

我以为自己陷入了地狱。

我进化的那个宇宙和这个新的有显著的差异。我的那个宇宙到处充满生命，那儿的物理学原理允许生命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星球上，在那儿诞生了无数的生态系统和智慧生物。

但是，如今这个宇宙却非常严酷。我发现自己显然是它里面惟一的生命。当然，我已经估计到了，在宇宙开始之初，世界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生命毕竟需要时间培育。但是当这个宇宙膨胀、冷却，星系生成并且完成了十几圈的自转之后，生命仍然没有产生。

我将意识扩展开来，检查了几十亿个星系，扫描了每一颗恒星。我在搜寻行星。在罕有的情况下，我会发现行星。我审查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它们中的每一个，寻找生命的迹象，甚至某些可以在未来产生生命的迹象。

什么也没有。

在这个宇宙现有年龄的80%那么长的时间里，我寻找着，寻找着，寻找着，每一次都令我失望。

地狱，的的确确是个地狱。我觉得自己快疯了，或许我已经疯了。

但是，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个中型漩涡状星系，在它某个旋臂的内缘有一颗奇妙的黄色恒星。在那时，它被一个彗星光环、一条小行星带，以及八颗行星围绕着——最外头的那颗行星有一轮很大的月亮，这轮月亮将从它的轨道上逃逸出去，成为第九颗行星。

第三颗行星与恒星的距离刚好合适，于是，它的表面形成了大量的液态水。它还有个巨大的月亮，这两者形成了奇异的双世界系统。月亮吸引着海水，形成潮汐，使得海滩时而直接暴露在太阳辐射之下，时而又受到海水的保护。

因为这个因素，再加上其他数千个巧合，生命诞生了。

一个熔炉——在这个巨大且贫瘠的宇宙中，检查了所有星系和所有星球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生命的熔炉。

不久以后，这个熔炉显然注定将成为一个战场。这里会出现许多生物，但仅有少数能够存活下来。这儿既充满生的希望，也有死亡的威胁。

很明显，从一开始，氨基酸就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生命的基础。氨基酸有两种形式——左旋和右旋。不同的生命——能真正进行自我复制的长串——开始随意使用这两种形式中的任一种，但只有左旋的那些能够存活下去。

除了这个天体之外，宇宙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一片荒芜。我不

能让两条生命之路中的一条这么早就终结。我必须找到拯救右旋生命的办法，把它们迁移到……到……到其他地方去。

通过什么方法？我有智力，可以扩展到整个星系，但我没有有形的力量，除非——除非我能找到一个身体。

宇宙中充满了暗物质。这种物质填充了它的大部分空间。由于它们的存在，这个宇宙会像以前那些一样，会最终停止膨胀，开始不断收缩……收缩……收缩成畸点，然后从这个点中再产生下一个轮回。

到处都有暗物质，它们存在于星系之间，或徜徉在星系内部。它们为我这样的个体提供了理想的媒介。我与它们伸展在本地恒星附近那强大的引力场结合了。结合给了我质量，使我拥有了微妙的引力。

熔炉所处的恒星系仍然年轻。尽管大多数小行星体已经被沿轨道运行的星体扫清了，但仍有许多小碎片散落在系统内部，于是，撞击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当一小块陨石或陨铁撞入熔炉时，熔炉本身常常会大块迸裂，在很多时候，冲击力大到足以使这些物质达到逃逸速度。

在这个发展的初期阶段，熔炉上的生命不过是些耐寒的化学物质和能够自我复制的酸晶体。在那些被甩到太空的行星碎片中，我挑了一些右旋酸形式在上面占绝对多数的碎片。通过引力作用，我把它们送上了一条漫长的旅途，前往另一个恒星系。在那儿，有一颗行星在等待它们，行星上覆盖着没有生命的海水。只有一小部分氨基酸能在这次长途旅行中活下来——大多都深埋在碎片中心部位——但是我希望,这些残存者足以建立第二个生命世界,一个右旋生命的世界。

过程已经开始。这个宇宙可能只有一个地方能产生生命，但是我会帮助生命扩散到尽可能多的星球上。

第三章

弗拉图勒尔省

虽然他还年轻，不过刚度过十六个千日，但托雷卡已当上了陆地地质勘探队的队长。这是不久前的事。他知道自己与众不同。

部分原因是，他明确地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单就这一点而言，几乎没有哪个昆特格利欧孩子能和他相比。托雷卡的父亲是盲贤者萨尔一阿夫塞。十七个千日前，阿夫塞乘坐着巨轮戴西特尔号，完成了环球航行，看到了被称为“上帝之脸”的东西，并确定了那东西实际上根本不是创世主的面容，而是一个巨大的带有光环的行星，他们生活的这个小小世界是围绕着它旋转的一个月亮。

托雷卡的母亲瓦博一娜娃托也同样出名。她发明的望远器曾为阿夫塞的研究帮了大忙。娜娃托和阿夫塞一起进一步发掘了“上帝之脸”的真相，证实了他们的世界与这张脸太近了，无法保持稳定，在几百个千日之后，它将解体成一圈碎石块。临近的凯文佩尔和布雷佩尔这两颗行星的轨道上，存在着许多这一类的碎石。托雷卡孵出后不久，国王迪博任命娜娃托为“出逃”项目的主管，要求她不惜一切代价，在末日来临之前，带领昆特格利欧人民离开这个世界。

是的，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是有点奇特，但这并不是造成他与众不同的最主要的原因。

托雷卡还有兄弟姐妹。自从启蒙以来，血祭司会吞下八个孵

出的小生命中的七个，只让其中跑得最快的那个活下去。但是托雷卡的父亲，阿夫塞，被人视为伟大猎手鲁拜尔预言会出现的继任者，他将领导昆特格利欧恐龙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狩猎，也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血祭司与鲁拜尔教派是亲密的联盟，他们特赦了“那个人”的孩子，允许他们八个都活了下来。

知道自己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些因素的确使托雷卡非同一般。

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个更大的不同之处，使他迥异于普通的昆特格利欧。

一条拥挤的街道，一个里头有十个或更多人的房间，一艘挤满旅行者的船只，所有这一切都不会使他烦躁。如果有某个昆特格利欧不小心踩在他的尾巴上，他的爪子仍然会待在鞘里。当他在弗拉图勒尔省的悬崖高处看到戴尔帕拉丝和斯拜尔顿上下跳动，已经处于“达加蒙特”的边缘时，他并没有产生参与厮杀的冲动；顺着悬崖下降时，他不用作出任何努力便能把头转过来，背对搏斗场景。更奇异的是，他能冲入战斗中心，把他们分开，而且在做这一切时，能把爪子藏在鞘里，始终保持理智。

托雷卡似乎缺乏地盘争斗本能，缺乏把其他昆特格利欧赶出自己地盘的冲动。

他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起过。没说过一个字。这个不同是一种解放，一种全新的能力。

但也是他内心最深的恐惧。

托雷卡将其他勘探队员留在风暴频仍的悬崖下，命令他们在书签层以下的所有地方寻找化石的痕迹，同时将他们在书签层上方发现的无数化石分类。安排停当之后，他离开了，没费心去解释自己怎么能理智地干预戴尔帕拉丝和斯拜尔顿之间的地盘争斗。

他向北步行前往港口小镇奥托克。他计划这次旅行已经有一阵子了，而且这又是个可以避免谈论自己隐私的理想借口。步行到小镇得花三天时间，他将在那儿与达克一弗古尔会面，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来自阿杰图勒尔省，刚被指派加入地质勘探项目组。

奥托克是个舒适的小镇。镇子里散落着一座座土坯房——就是在地震后很快就能修复的那种。街道是由商队中的角面踩踏而成的简陋土路。小镇的广场是惟一铺着石头的地方，广场上只有两座雕像，一座是上帝，她肩膀下方是胳膊被咬去后剩下的残肢；另一座是国王迪一迪博，大理石塑成的他看上去圆滚滚的，比真人还胖。

托雷卡说好在迪博雕像的脚下与这位弗古尔见面。他盼望着这次会面。弗古尔写过很多关于上层岩石侵蚀下层岩石的论文，这些论文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托雷卡瞥了一眼太阳，小而耀眼的白盘子，滑过紫色的天穹。看上去快到四分天[①]了，但是——

礼拜堂传来了钟声。一声，两声，三声，四声。是的，托雷卡准时到了，但弗古尔在哪儿？

托雷卡挂着地质学家的饰带——他随身带着针线，趁着长途旅行中的一次休息补好了那两个被撕破的口袋。地质学家的饰带是非常显眼的，沿着带子纵向排列着十二个口袋。弗古尔应该可以一眼认出它来，轻易找到站在迪博雕像投下的大片荫凉之中的托雷卡。

托雷卡打量着整座广场。广场上几乎没有别人，他看见一个老昆特格利欧从广场右方走来，尾巴耷拉在石头上。一个年轻的昆特格利欧从左方向他接近；随后，年轻人改变了前进路线，给

①一分天是一天的十分之一。

老昆特格利欧让出了宽阔的通道，同时还对他点头行了个让步礼。

他们两个似乎都对托雷卡丝毫不感兴趣。他看着一只大翼指落在迪博的雕像上。这只飞行动物向下看了托雷卡一眼，双腿一蹬，飞走了。它那毛茸茸的外套在阳光下微微泛着光，脑后突起的头冠起舵的作用，帮助它控制飞行姿态。托雷卡转过身来，再次看着广场。

哈，有人来了。

但那不是弗古尔，不可能是。

听人说弗古尔的年纪大概有三十个千日，几乎是托雷卡的两倍。但这个人的个头比托雷卡大不了多少。不管这个人是谁，他来广场是有目的的，他径直朝托雷卡走来。

这位昆特格利欧走近时，托雷卡一下子注意到了两个特征。

特征之一其实没什么奇怪，只是跟他期待的不同。弗古尔是个男的，但正在接近的这一位是个女性，脖子前方没有一层层的赘肉。

但是第二个特征却十分奇特，任何情况下都会让人觉得奇怪。她的鼻口上部长了一个角。托雷卡的内眼睑飞快地眨动着。他从未在成年人身上看到过这种东西。

走到离他二十步远时，女子停下脚步。“能允许我进入你的地盘吗？”她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

“哈哈特丹[①]。”托雷卡说道，微微鞠了个躬，行了个让步礼。

“你是科一托雷卡，地质勘探队的队长吗？”

托雷卡点点头。

“我知道你在等达克一弗古尔，”她说道，“我来自他的部落，冯度部落。我沉痛地通知你，弗古尔已经死了；他死于高热。”

①昆特格利欧的习惯用语，表示同意对方进入自己的地盘。

托雷卡低下鼻口。“对不起。我一直希望能和他见面。我对你的部落致以诚挚的哀悼。”

“谢谢你。”

他们沉默了一阵子，随后托雷卡说道：“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遗憾，谢谢你长途跋涉来通知我。我得回去和我的队员们会合了。事情太糟了，我们本来会多一个地质学家的。”托雷卡鞠了一躬，准备离开。

“等等，”女子说道，“带我一起走。”

托雷卡身子后仰，靠在尾巴上。“什么？”

“带我一起走。我从弗古尔那儿来。”

“你是他的学徒吗？”

女子低头看着鹅卵石，道：“不是。”

“你跟谁学习呢？”

“胡一塔当。”

“我从没听说过他，他是个地质学家吗？”

“不是。嗯，他是个……嗯……商人。”

“商人？”

“是的，属于冯度部落。他做宝石和化石方面的生意，我当他的学徒已经有好几个千日了。”

“地质勘探是一项科学研究，我们不需要商人。”

“我也不想再当个商人了，”她举起一只手说道，“我知道，我没有接受过地质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我这辈子都在同化石和宝石打交道。我们的部落生活在帕萨拉特沙岩上。”帕萨拉特的沙石质地是全世界最细的，以出产精美的化石而闻名。“我什么样的化石都挖掘过，包括那些长着翅膀却又不是翼指的奇特东西。”

“鸟？”托雷卡说道，“你真的找到过鸟的化石？”

“是的。”

他钦佩地点点头。“这种化石是最稀有的，没人确切知道鸟究竟是什么东西。”

“的确如此。”女子说道。

“但你不懂地质学？”托雷卡说道。

“我自学过许多东西。我识字，托雷卡——我是我的部落里少数几个有资格这么说的人。我也愿意学习，而且我已经掌握了你们的项目需要的技能。”

托雷卡考虑着。至少他们会多出一双手来。“你叫什么？”

“巴布诺。瓦博一巴布诺。”

托雷卡鞠了一躬。“很荣幸见到你，你的名字和我——”他在说出“我母亲”之前及时停了下来，“一个朋友的一样，瓦博一娜娃托。”

但巴布诺显然什么都知道。“她是你母亲，是吗？一个伟大的昆特格利欧。”

托雷卡点了点头。“就是她。”他抬头看了一眼紫色的天空。“我们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巴布诺。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去南——”

“我听说了，”她说道。“弗古尔一直渴望着跟你们上路，航行去南极！

“工作不总是新鲜有趣。你应该预计到工作的强度，经常还要干些事务性的、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已经准备好了，托雷卡。求你了，我在冯度部落里无事可做。我知道你缺人手，而且你得等上好几个十日才会有别的地质学家到这地方来。让我参加你的小队。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

托雷卡考虑着，上下打量着她。她的体型很好，肌肉也很匀称。腹部的绿色淡得仿佛带着点黄色，肩膀和手臂上的颜色较深，上面散布着些小斑点。她的眼睛乌黑发亮，大而有神。

还有那只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